

记

胡

愈

之

胡愈之

陈
原著



記

胡愈之

陈
原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京)新登字 007 号

责任编辑：苑兴华

封面设计：海 洋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记胡愈之/陈原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94. 6

ISBN 7-108-00706-1

I. 记…

II. 陈…

III. 胡愈之-生平事迹

N. K825.4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邮编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4 年 6 月第 1 版 1994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092 毫米 1/32 印张 7.125

字数：124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定价 9.80 元

作者的話

也許真是這樣的罷，但最後仍屬淡淡含淚的寬恕，
我只不過記下一些也許從不屬於完全不重要的或者
彼此不相關的瑣事。強迫性顯示不當過往智者所統
統的才——也許犯下未竟是弄的過錯——我竟不記
下來便是我的過錯。

从1939年春在桂林初次见到这位一生献子也没有的爱国
智者，到此时已过去四十年——1945年因误给他在南洋
被日籍杀手的消息，那会曾写过悲愤的悼亡文章，后
来发现是误传，要多高興好——但像這次也是“誤解”……

(採自原稿作者手迹)

代序

——叶籁士同志给作者的一封信

《记胡愈之》初版是在香港印行的，我送了一本给卧病在床的叶籁士同志，请他在精神好时翻翻看，告我有什么地方写得不对或不妥；因为我深知老叶跟胡愈老相知极深，为了世界语运动和文字改革事业，曾并肩战斗长达半个世纪以上。随后我就到海外讲学去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他居然拖着被疾病折磨十多年的身躯，认真地把我这本即兴纪事从头到尾读完，并且用震抖着的手给我写了一封热情的信。当我在海外读到这亲切的字句时，简直感动得要哭。昨天，这位把整个生命奉献给语文事业的可敬的老战士，经过四个多月在医院病床上跟死神搏斗后，终于永远离开了人世。我翻读他的信，心境久久不能平静。幸亏这本小书京版迟迟不能印出，才使我有机会把他这封短简当作代序，替换我原来写的京版前言；无他，借以同时纪念我最尊敬最亲切的两位师友——胡愈老和老叶。下面是他的原信：

2 记胡愈之

老陈：

你那本《记胡愈之》，我大约化了个把月，才断断续续读完。文章写得好，把个胡愈老写活了；封面、装帧、插叶、图片、印刷、用字，无一不好。胡愈老如果还在，见到此书，一定会高兴的。其中看到两处，Varankin 的长篇 Metropoliteno，你译作《大都会》，他原意是《地铁》；另一处 73 年我们去日本，你说见到斋藤实一，你大概记错了，他当时早已病死。

为 Drezen 书作序，自当努力照办，但怕没有几句可说，写不成个东西。

赖士

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问余荻好！”

信中指出的两处错误，这一版已改正：《大都会》改为《地铁》，斋藤秀一（原信作斋藤实一）应为伊藤荣藏，我把两个日本朋友的名字搞混了。信的最后一句提到的余荻，是他看着她长大的我的老伴，却早在去年七月先他而去了。信中还提及他要为之写序的书，是他在近十年间念念不忘的亡友徐沫翻译的《世界共通语史》，原书作者 E · Drezen，是前苏联科学院著名的术语学家，前苏联世界语同盟总书记，1937 年在肃反扩大化中死于非命；译者徐沫是三十年代活跃的世界语学者，却在史无前例的十年中非自然死亡，同样也可以说是死于非命。书是好书，

人是好人，作者译者都是好人，虽已先后平反，却早含冤逝去；为了这好人好书，前些年胡愈老和老叶多次让我设法促成它的问世；此刻我正在请人加紧校订，可胡愈老走了，而今老叶也来不及写序就走了，这个世界真是多么无情啊！至于信中给我这本小书所加的过誉之辞，无非是前辈给后辈勉励的话，请读者不要当真看待。

陈 原

一九九四年二月三日

目 录

0 开篇	1
1 “奇遇”	5
2 尼古拉	11
3 德列辛	17
4 波加列夫	23
5 罗比塞克	27
6 批评我做无效劳动	31
7 “知识丛书”	35
8 “余太君”	39
9 “知识就是力量”	43
10 去江苏前后	49
11 展览	53
12 陈毅元帅	57
13 出版协会风波	63
14 十七年后	67
15 印刷装订	75
16 《东方红》	79
17 悲剧性的“冲突”	83

ii 记胡愈之

18	“十人足矣”	89
19	闹剧	93
20	韧性的“战斗”	99
21	土岐老人	105
22	“胡芋之”	109
23	整理汉字	115
24	百科全书	119
25	琐事杂记	125
26	书目	131
27	商务印书馆	135
28	蔡元培	147
29	接待	153
30	斯诺	157
31	俞颂华	163
32	梦变成现实	167
33	爱罗先珂	177
34	最后的会见	193
附录		
	胡愈老关于出版工作的三次谈话	197

开 篇

0

非常抱歉，我的回忆往事只能从众多读者所不熟悉的世界语(Esperanto)^①活动开始。我确信这样的开篇是合适的，因为要追述作为一个人的胡愈之，作为一个文化人的胡愈之，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和国际主义者的胡愈之，如果不从这里开始，那就表明这样的追记并没有深入到这位智者的内心世界。

从1913年到1986年，在这漫长的七十三年间，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胡愈老^②为民族解放，为文化事业，为振兴中华，为世界和平，贡献了他的全部精力。他从事政治活动，文化活动，社会活动和国际交流活动，但他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世界语。世界语——这是他的希望，他的理想，他的武器，他的高尚的精神境界。通过世界语的关系，胡愈老在三十年代初(1931年)游历了正在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苏联——他以简朴而富于情感的笔调，报导了“人的新世界和新世界的人”。他的报道吸引了万万千千的年轻人参加到民族解

2 记胡愈之

放和进步文化事业中去——而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世界语是胡愈之为社会进步奋斗的起点，当然不是胡愈之的一切。他在很多方面作出了超乎常人的奉献。他是一个开拓者；他撒种子，铺摊子，他辛勤地耕耘；他开辟了一个又一个的园地，让别人去收获；随即他开拓另外一个新园地，然后播种，然后耕耘，然后留给别人去继续他的垦荒工作。胡愈之辞世后，他的同时代人“揭发”了这个开拓者的奥秘，人们在很多卓有成效的事业中重新“发现”了他。然而在所有他开垦过的园地，留下了他认真的，勤谨的，踏实的脚印。对于他，真理是具体的；他发现了真理，他就坚韧不拔地去追求它。他具有一个智者——一个革命的智者所能持有的最崇高的品德：勇敢，务实，谦逊，澹泊。

我有幸从1949年起就在胡愈之手下工作，在不止一个方面受到他的熏陶。特别在那“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中，我陪同胡愈老挨“斗”；而在那十年的后期，我们在他汪芝麻胡同49号的客厅书房里无话不谈。我后悔没有记下他的谈片——那时他记忆力还好，他给我说了无数的“往事”，比他后来的《回忆》生动得多。但这不要紧，他的奉献精神和风貌，永远长留在我的、我们的脑际，仿佛胡愈之仍然活在我们中间。我从来没有想到要留下他的便条或记下他的言谈，我总以为他会永远同我们在一起。而他确实永远活在我们中间。

我永远忘不了最后的会晤。他拉着我的手，轻轻地说：我好像什么力气也没有了，好像都停止不动了。我吃了一惊。我愣住了。我什么也不能说。那是在1985年年底，离他辞世只有两个星期。

他辞世后五年，我在海外同几个知友穷聊忧国忧民救国救民的智者群像——他们一个一个地浮现在我们脑际：从张元济到胡愈之。几个朋友都还年轻，他们见过胡愈老几面，却都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也许这印象是读他的书得来的，也许是从他开拓的园地得来的；只有我在胡愈老左右工作了三十年有余。我不能自己地想把胡愈老在我们中间的往事追记成书，朋友们怂恿我去实现我的妄想。不久，我回到北京，风沙，炎热，但我的痴想与日俱增，终于排开我手头的所有工作（那些工作比起我的梦来是多么微不足道啊），写，写，写。我靠记忆，靠幸而保存的不完整的日记、笔记本，靠新近出版的胡愈老的《回忆》，靠翻阅我所能找到的胡愈老的旧作，终于写成这几万言。人到黄昏往往会有很奇特的想法，也许我写这一组追记文章只不过是奇特想法的一种。我知道我写时没有顺序，没有章法，没有造作，不是传记，不是评论，不是历史，我只是追记一个伟大的智者在我们中间的往事。我此刻记起《希腊罗马伟人传》作者普鲁塔克的一句名言——他说过，

“最显赫的业迹不一定总能表示人们的美德或

4 记胡愈之

恶行，而往往一桩小事，一句话或一个笑谈……更能清楚地显示人物的性格和趋向”。

也许真是这样的罢。但我依旧要请求读者诸君的宽恕，我只不过记下一些也许后人看来完全不重要的或者彼此不相关的琐事，恐怕也显示不出这位智者的风貌的万一。也许记下来竟是我的过错——或者不记下来更是我的过错。

注 释

- ① “波兰医生柴门霍夫 (L. L. Zamenhof 1859—1917) 在历史上第一个成功地创制了一种国际语方案——世界语，并且成功地把世界语推行到许多国家中间，使它成为各民族之间的交际工具。……柴门霍夫绝不是为世界语而创造世界语。他还有一种更远大的理想。1887 年当他第一次发表世界语方案的时候，他不用他的真姓名，而用了‘希望者’ (Esperanto) 这个笔名。‘希望者’后来就成为世界语的正式名称。‘希望者’希望的是什么呢？从柴门霍夫用世界语创作的诗篇《希望》可以看出，他希望长期以来分裂的各民族团结起来，建成人类的友爱的大家庭。”——摘自胡愈之：《希望正在变成现实》(1959 年 12 月 15 日《人民日报》)

- ② 胡愈老是我们这些后辈对他的尊称和昵称。

“奇遇”

1

1956年初夏，胡愈老在他的寓所（东城大牌坊胡同33号）二楼客厅里，给我叙述了他在莫斯科的“奇遇”。

那是当年五月间他率团访问苏联的时候。有一天他正在民族饭店门前，忽然有一个衣襟别着世界语录星章的苏联人，问他是否在1931年访问过莫斯科。得到肯定的答复后，那人说，我就是接待过您的几个人中的一个。这种意外的重逢——相隔四分之一个世纪的重逢，已经是难得的了，何况这个二十五年前的青年演员，如今已是年过半百的中年汉子，刚从西伯利亚流放地获释回来，平反了，没有事了，看到报上的消息说一个叫胡愈之的文化官员率领代表团来访，这位朋友动了心，到几个大饭店去找寻中国人，试试看是不是他年青时接待过的那位叫做胡愈之的世界语学者。这样的重逢不能不认为是“奇遇”，胡愈老说，这就是在《莫斯科印象记》中提到过的那位N同志。胡愈老叙述这段“奇遇”时是高

兴的，是兴奋的。胡愈老毕生从事世界语的宣传和实践，从1913年他学世界语起到1986年他离开这个世界，他没有一天放弃过世界语。世界语是他的希望，是他的“梦”，是他的理想化身。不能设想胡愈老在的地方，没有世界语者在他身边。胡愈老一生都活在世界语者当中，他鼓舞他们，他被他们鼓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胡愈老，就没有当今中国的世界语运动。胡愈老1931年1月通过世界语朋友的关系，出乎意料的访问了当时谜一样的新国家（苏联）的首都莫斯科；胡愈老在莫斯科停留了一个星期，亲眼看到了这个新兴国家的许许多多新景象。他回国后写成一部《莫斯科印象记》，先在《社会与教育》杂志连载，后来出了单行本，吸引着许许多多青年人，我便是其中的一个；这部小书不但引导我去学世界语，而且引导我走上为进步事业、为理想奋斗的道路。

1984年《莫斯科印象记》由湖南人民出版社编入“现代中国人看世界”丛书重印时，胡愈老写的《后记》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这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厉行反共的白色恐怖政策，上海许多革命知识分子被逮捕和活埋。当时，郑振铎和我都还是青年，只好流亡国外，郑振铎去了英国，我去法国。因为那时法国货币贬值，生活费用和中国差不多，我没有钱，就依靠《东方杂志》的稿费，在

法国读了三年书。后来法国货币涨价了，我无法生活，只好取道西伯利亚回国，途经莫斯科，由当地世界语者招待，游览了七天。这本书就是1931年回国后写的。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不许出版关于苏联和社会主义的书刊。我这本书是侥幸出版的。物以稀为贵，出版后就行销国内以及香港、南洋一带。虽然这本书很快就遭到禁止，但在海外翻印的很多，不过在目前就很难找到一本了。”

我在胡愈老给我讲这段“奇遇”后不久，却在广州旧书摊找到了一本，上面还有送书人整齐的“短简”。我把书送给了胡愈老，并且写了一篇短文，题目是《书的生命》，发表在1959年《人民日报》上（后来此文收在1962年出版的《书林漫步》里，还将此书的封面制版作为插图，封面采用的是那时在苏俄流行的构成派舞台造像，也许就是梅耶荷德剧场的置景）。书是1931年8月20日在上海出版的，我买到的是第二版，记明是1932年1月20日。我那短文写道：

“（这本书）印成单行本的时候，我们这些青年人，彼此争相走告。书虽不大，而且也仅仅记载了作者1931年1月间靠世界语的关系在莫斯科游历七天的印象，但是给那时的读书界颇大的影响。这是十月革命以后在我国宣传苏联的几本影响较大的专著之一。”

8 记胡愈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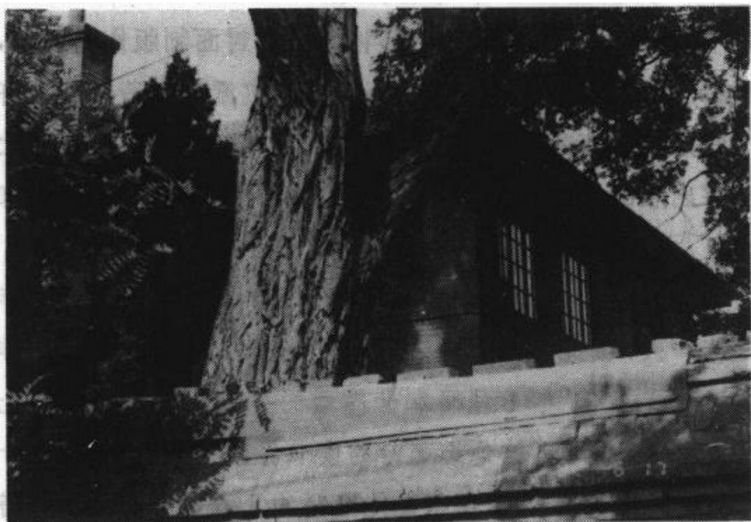
我引证了胡愈老给《苏联大观》所写的序言：“大众不但要从研究苏联中，找寻客观的事实，而且也想从这社会主义的‘雏形国家’的描写中，找寻他们的未来生活的憧憬。”最有意思的是我买到的那一册旧书上，写着好几行字，虽然墨水已经氧化褪色了，可是字是工整的，还很清楚，那是一封信：——

“你的学校寒假期中所指定应读的这本书，我替你买着了，特由邮寄给你，希望你一心一德的去读，不要辜负了我买这本书的意思。此致

映霞妹

兄彬购于芜湖”

我在那篇短文中接着写道：“我不知道这写信的和受信的



胡愈之旧居（1949—1957）